

10.07
南通解放战争
史料选辑

海大勝



江海奔腾

第七辑

南通解放战争史料选辑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蘇南人民自衛總隊各部警區影攝體全會閱檢大會第一屆東第



(朱溪东提供)



苏中战役前如皋军民破拆城墙
(如皋县委党史办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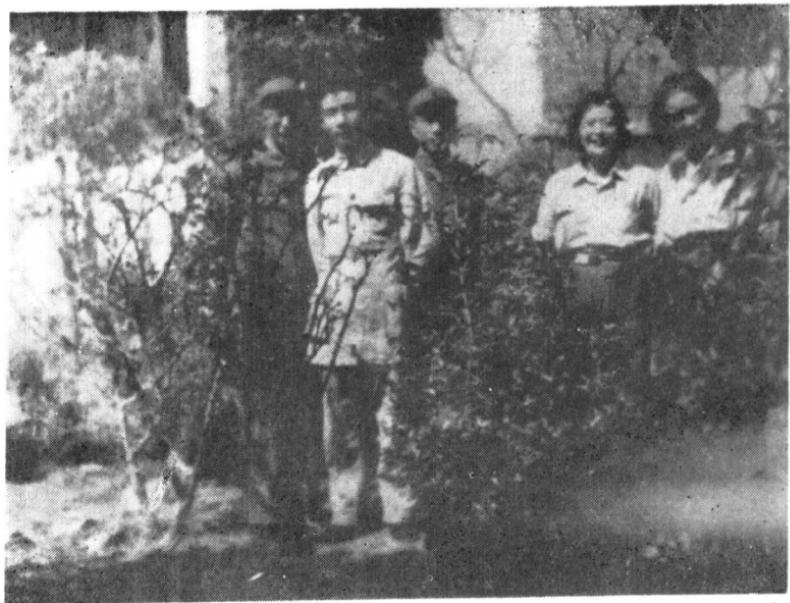
左起 朱溪东 沈坚如
1946年合影
(朱溪东提供)



叶胥朝1949年初留影(叶胥朝提供)



左起前排 彭寿生、常玉清、焦典1949年6月
于崇明合影(彭寿生提供)



左起 赵琅 朱溪东 孙卜菁 朱可常 石坚 1949年初摄于南通托儿所
(朱溪东提供)



解放初的南通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钟楼(彭寿生提供)



苏皖一专署财经处部分干部1946年在如皋城合影
前排右一是马一行，右三是刘和赓 (马一行提供)

一九四八年夏九地委财经部于如皋城七月份摄



左二是曹从坡，左三是孟桂林，右二是陆秀如，右三是尤旭(站者)
(孟桂林提供)

目 录

历史照片九幅.....	
九分区的片断回顾.....	洪 泽 (1)
反“清剿”斗争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周一峰 (12)
充满生机的一九四九年.....	王野翔 (18)
战火中的九专署工作.....	朱溪东 (24)
解放前后南通专署情况琐记.....	叶胥朝 (31)
反顽斗争中的群众自卫运动.....	徐建楼 (39)
发动群众护税，彻底改善税收工作路线.....	马一行 (46)
解放战争中的九分区财经工作.....	金 迅 (50)
革命熔炉九干校.....	孙卜菁 沈佩华 (61)
隐蔽战线的斗争	
——记九地委城工部.....	尤 旭 (66)
活跃的九分区情报工作.....	方 克 (74)
九地委喉舌《江海报》.....	樊发源 (79)
人在，线不断	
——忆九分区战时党的交通.....	林醒民 于文夫 (86)
荣管三年.....	窦止敬 (95)
东南夏季游击运动初步经验.....	顾尔钥 (100)
东南保麦斗争胜利经过.....	施 平 (105)
如东参军运动的经验.....	吴一里 (108)
如火如荼的如中反“会剿”.....	林德明 (118)

勇克小海、观音山	彭德清(125)
解放崇明岛	彭寿生(132)
胜利艰苦战斗的一年	肖卡(135)
血战高家垛	张建新(140)
四打掘港	中共如东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144)
蓬勃发展的九分区妇女运动	石坚(150)
南通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	陈永新 程俊贤(156)
南通市解放初期的青年工作	裴定(162)
女师地下党活动二三事	穆国纯(168)
九分区税收	张甦(174)
紫石曲胡区大参军	景文光 许映光(182)
东南大东商店	施兴邦 周坚(186)
九分区新华书店	傅南(191)
碧华乡惨案	姜杰(197)
国民党反动派在丁堰的暴行	严永祥(199)
智过封锁线	孟桂林(107)
情深似海	袁广文(205)
深情回忆四专校	陈辽(208)
模范干部孙燮文	顾乐鸣(217)
如皋县反“清剿”斗争初期的“北撤”和“南撤”	中共如皋县委党史办公室(224)
如东“七月暴乱”	中共如东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229)

《战史》来之不易	丹 史	(23)
老人拼命护公物	蔡益民	(49)
连缴短枪两支	冉 一	(65)
“前面的先生拿去了！”	纪 力	(85)
宋老爹争做常备民工	金 伟	(117)
空手缴枪捉俘虏	周西泉	(143)
王风明勇猛冲锋	庚 天	(149)
王五奶奶智骗敌人	宋建民	(155)
虎口余生	徐文康 姚福林 黄连荣	(173)
季元祥遵守纪律	邵晋青	(207)
顽区长当了俘虏		(216)
干部带头缴好粮	张冠南	(223)
参运花絮		(233)

后 记

九分区的片断回顾

洪 泽

华中九分区的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只参加了一年多时间，还因病有时到后方略作休息。1947年，由于病情越来越重，在7、8月间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后不久，我就休息了，由周一峰同志主持九地委工作。这期间，我也过问些大事。再以后，到了华中后方，离得太远，就不管了。所以，我只能对九分区成立后第一年的情况，作些片断回顾。

—

华中九分区辖南通、如东、海门、启东等县，东滨黄海，南临长江，西接通榆公路，北靠栟茶河，控制着长江出海口，是苏中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统治中心沪宁地区隔江对峙，是敌我必争之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九分区成立前，我原任一地委副书记。1946年夏季，全区正加速发动土地改革，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抓土改。7月初，由钟民同志主持，地委在如皋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土改、支前及部署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中旬，蒋军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如皋，会议移至海安县河南韩家庄继续举行。18日，由来一分区检查土改工作的华中分局委员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在前方炮火连天声中，从早到晚，作了土改总结报告之后，匆匆结束了会议。那时我已发病，每天发烧，咳嗽不止。医生建

议要休息。因此开完会，就到东台东乡老区休息。不到半月，8月初，华中分局决定成立九分区，任命我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梁灵光为司令员兼专员，谢中光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一峰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俊民、叶胥朝为副专员。随后，梁灵光同志带了少数干部来接我马上去如东。当时，苏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新建九分区处于苏中战场的侧后，呈相对稳定状态。为了争取时间快分土地和组织支援苏中战役并准备尔后的对顽作战，我们就立即出发了。当晚在栟茶过夜时，我又发高烧。第二天我就不能骑马与梁同行了，由警卫员胡忠敏找了一付担架，动员民工把我抬到掘马北沙家庄（如东县政府驻地）。当时，只见到县政府秘书潘遂初，县的党政领导都在外忙土改和支前。这就是九分区新建时的情景：它是在炮火中诞生的，起初只有我和梁灵光同志带了少数随员和警卫人员，分区其他领导干部都还没有到职，分区是个空架子，既无部队，也无机关。

二

九分区成立之初，我控制33个区，454个乡，3779个村，面积7012平方公里，人口270万，有党员3.79万多人；敌控制面积405平方公里，人口30万。^①根据当面敌情和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动员参军，加紧备战。8月底，正当苏中战役取得最后一战——如黄线大捷之时，分区接到一份电报，要我立即赶到如黄线附近的一个村庄去开会。当时，如皋城和白蒲镇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着，我带了两个警卫员，骑着自行车，从通如公路上敌占据点间一段我方控制区插过去。天黑时，找到了那村庄，见到了华中分局委员兼苏中后勤司令部政委陈丕显，他问了我们的近况，

^①有关九分区的数字，均参见《九地委关于两年工作的初步总结》，下同。

——编者注

告我翌日晨带我一同去向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汇报工作。那次，谭副政委讲了战局形势之后，主要向我交代了参军任务。他说“七战七捷”胜利很大，但部队伤亡也不小，仅靠补充俘虏不行，还必须补充一些基本群众。他要我们九分区迅速发动参军补充主力，并要求赶在野战军休整时送去。由于任务重，要求急，我当天就赶回分区驻地，传达布置了任务。我们借着主力连战皆捷的声势，突击进行参军动员，一个月不到，就发动了8000名青年参军，其中5000人由副专员叶胥朝带队送往主力部队，另外3000人补入分区和县团。这次参军的新兵，主要是支援了华中野战军一师。陶勇副师长对补充的九分区新兵，特别高兴。因为一师与通如海启人民原来有着深厚的生死情谊。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各项战备工作。首先，地委召开了干部会，反复强调独立自主、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纠正麻痹轻敌思想，要求大家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其次，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到9月止，就完成了4个县300多个乡的土地分配。土改激起了广大群众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的强烈愿望，打下了敌后坚持的阶级基础。再次，扩大武装。10月10日，成立了分区第一个团——七团。同时，大力开展各县团和区队。

(二)兵分两路，寻找战机。苏中战役胜利结束，主力部队北撤，10月底，敌占金沙，开始向我南通县进行“清剿”。11月初，敌整编四十九师从岔河，整编六十五师从丰利攻来。当时，我正在掘马北休息，因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曾平刚来地委检查工作，我匆匆赶回机关。第三天，分区部队机关转移。黄昏时经过掘港向东南移动，当晚先住大豫，次日拉到兵房。随即，分区领导集中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根据敌正集中兵力、矛头指向掘马南北地区、寻找我部队的情况，我应避其锋芒，向外围转移。但我主张此时应留下部分领导，掌握当面敌情，并就地指导如东的斗争；提出我要留下来。后来讨论决定：我和周一峰、叶

胥朝、钱静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留下，副参谋长施亚夫带一支小部队也留下，梁灵光、谢中光等同志带分区部队和地委、专署机关一起去海启。当时海启空隙尚大，部队好回旋，可以挺进边区，寻找战机。这个部署，我认为是积极的、正确的。

我和周一峰、叶胥朝等五人，带了一支小部队，当夜就插往如东县华丰乡西南宿营。当时，随行的还有一部分奉命上调的部队。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考虑移动的方向，钱静人同志在收音机里听到敌人在报话机上的通话，了解到敌掘港区长明天早晨要从掘港去如皋城。我和一峰等同志商量，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决定把北调部队和自带的小部队在环镇附近设伏打一仗。当晚我们转移到环镇河北。翌日，敌人（乘车的）果然进了我伏击圈。可惜打响后，部队未能迅速勇猛地冲上去拦击。原因是这部队已决定北调，求战之心不切。眼看着让这少数敌人慌慌忙忙地跑了。这次我们虽抓住了战机，可是临战不力，不能杀敌致果，使我懊丧了好久。接着，上调的部队继续向北，我们就与如东县警卫团会合，插到如中一带和敌人兜圈子。在海安以南打过一仗，不幸，我们原保卫队长（此时任连长）在此次战斗中牺牲。不久苏中来电报，说华野七纵已回到东台，要九分区部队速到东台，配合北线主力，在泰东地区打几仗。于是我分区部队由梁、谢率领，从启东乘海船，经海上连夜向北，在弶港上岸，与我们会合。在北线十几天，记得在海安附近公路上打过一次伏击，可惜没有战果。有一次，华中军区召开会议，我和梁奉命赶去，因公路被挖断过，数马竞驰，都要在狭窄的坝口上过去，一挤，我连人带马摔了个大跟头，手摔伤了；被迫中途折回，由梁一人前去。那次会议就是布置北线战斗的会。后来，我们又打了洋口，无战果。不久根据军区的指示，到北线配合作战任务已结束，我分区部队即可返回原地坚持。于是，我们部队和机关就从洋口回到了九分区。我们在北线时，如东部队也到北线来过，谈了一

下，很快就插回如中去了。分区部队去海启和以后奉命北调，我们都积极寻找战机，只是并无战果而已。这一段是建立九分区后的初期情况。从此转入内线紧张、激烈的反顽作战，坚持原地斗争新阶段了。有不少细节，记忆犹新。

(三)加强基层，领导斗争。1947年初，敌人开始了全面“清剿”。敌将重点对淮南通县，在军事上集结优势兵力，大举“扫荡”，占据交通线，并普遍构筑据点，在政治上扶植土顽，普遍建立区乡反动政权，造成农村的白色恐怖。在严峻的斗争中，我南通县接敌边区的区、乡政权约垮掉三分之一左右，县机关、县团及一些区队一度退到海边，并曾转移到海船上。年初，敌6000多人又从如东开始，进行了全面“清剿”。敌分两路推进，凭借优势兵力，妄图把我九分区部队压缩于南、北坎一带，进行决战，加以聚歼。当时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敌有兵力约2万人，占去我250个乡，2300个村，面积约5504平方公里，人口约220万。我仅控制188个乡，1652个村，面积约1913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党员仅剩1.53万多人。针对如此严重局势，我和一峰同志商量，必须在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分散独立坚持。为此要加强中、下层领导。我们决定派地委社会部长兼专署公安局长刘中到南通县去，担任县委书记。王野翔建议自己下到如东，兼任县委书记。有的县干部下到区。如此层层加强下层。刘中进去后，了解到敌情确很严重。他们一次与敌遭遇，扑河脱险。经县委研究，派县委副书记施平为代表，过河到地委来汇报工作，建议暂撤出县团长枪，只留短枪坚持。地委经过慎重研究后，没有同意。我和周一峰同志与施平同志作了长谈。地委认为：根据以往经验，特别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保留一定的县团精干武装，对中心据点和小股顽军，特别是土顽，是一种威慑力量；凭此，我们就得有攻守自便之利。否则，势必长敌志气，遇敌无招架之力，陷于非常被动之境地。经过一昼夜研究、讨论，施平也

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谈好后，我们多派了几个警卫护送他回去。为了支援南通县的艰苦斗争，不久，我们率分区部队挺进通中。1947年2月，先进行了二窎战斗。4月，又攻打了滥港桥据点。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的火力不足，攻不下来；敌人又很顽固，凭借碉堡工事，不肯投降。我们围攻一昼夜，守敌看外援无望，撑到第二天夜晚动摇了，往东北方向扑河逃跑，大部淹死在河中。滥港桥是个插到我中心地区的土顽据点，通中敌人的八乡联防办事处设在这里，虽说这一仗战果不太大，但很多还乡团头目淹死了，政治影响极大，为通中地区原地坚持创造了有利形势。战后不久，我和老周留下来参加了在通中召开的南通县委扩大会议。刘中、施平、瞿树滋等县委委员和几个区委书记都参加了。记得余西区委书记杨明曾反映了不少下面的情况，主要问题是基层干部不了解整个战局和原地坚持的形势与条件，在敌军频繁进攻中，无法向群众宣传。根据这些情况，针对当面斗争形势和干部思想（主要怕敌人“驻剿”），我进行了准备，作了个发言。记得中心内容是分析敌人“驻剿”是在一般“清剿”失败后采取的，对我中心地区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我们只要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依靠基本群众和运用多种斗争形式，仍可坚持原地斗争。而且敌人的兵力毕竟有限，在广大农村中不可能同时设许多“驻剿”点，每个点也不可能“驻”很长时间。因此，斗争总是会有起有伏、此起彼伏的。要从敌我斗争总局势和我具有的政治上、人力上、地理上的优势来把握、认识斗争形势。一峰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也作了重要发言。这次会议对激励斗志、坚持通中，解决了一些根本性问题。

7月，军区派出三十一旅到九分区支援，其九十三团打下了三余镇，通中形势大为缓和了。

那时，被敌自诩为“模范清剿区”的通海，我们坚持也很困难。通海独立营遭敌数次合击，仅剩下两个班，撤至东南地区活

动，地方上仅留了17名干部。针对通海的困难处境，由我起草，灵光、一峰同志签名，发了一封较长的信，给通海工委书记张绍仪等同志。该信也起了鼓舞通海同志坚持斗争的作用。张绍仪同志以后曾多次提到这件事。

王野翔兼任如东县委书记后，和其他县委领导，以身作则，扎根群众，“生死不离如东”，领导了全县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斗争，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如中军民，英勇顽强，粉碎了敌人的七次“会剿”，胜利地坚守了阵地，这也得到了地委的表彰。

东南由于2月份九令镇伏击受挫，我县团、区队损失严重，伤了元气。为了支援东南的斗争，3月下旬，分区七团在军区主力攻下三余镇之后，南下海启，攻克了聚星镇。5月29日，分区主力又大胆作战，以穿心战术，在东南长江边的灵甸港，歼敌六个连，取得了反“清剿”以来的空前大捷。接着，东南开展了广泛的夏季游击运动。海东区队六天三捷，缴轻机枪10挺，歼敌70人，创造了苏中区级武装作战的范例。至7月份，九分区阵地日渐恢复。到秋季，情况有了好转。我控制面积4735平方公里，人口190万，有党员1.37万多人。敌控制面积2687平方公里，人口110万。

那年夏季，我们转战于通、海、启，几次攻坚得胜，士气大振。这也带动了县、区部队的独立作战。到1947年秋，我们在如中召开了地委扩大会，各县委书记来汇报斗争概况，本来决定要我把前段工作中的经验，作个总结，因准备不足，我又天天发烧，精力实在不济，与会同志不能久留，终于没有作成。这个会结束得草率，没有留下成果，是一大憾事。这个缺陷，半年以后，苏中召集三个分区的地委书记会议，汇报、检查反顽斗争时，由一峰同志代表地委作了一个详细报告，得以弥补。

三

解放战争时期，九分区的斗争特点和性质，与抗日反“清

乡”时有异有同。基本相同处在于地理位置和群众条件。江山不移，地貌依旧，同是地势平坦、河川交错、无屏障可依的平原地区；另外，群众都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竭尽全力地支援新四军，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相异处首先在于敌我情况有了变化。反“清乡”斗争时的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在发动和依靠工农基本群众的同时，还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和有民族意识的开明人士。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中小地主纷纷向我抗日民主政府靠拢，与我们一道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九分区面临的敌人，主要是装备精良、兵力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加上地主、恶霸组成的还乡团、自卫队。洋土顽结合起来，扒田倒租，搜索捕杀，建立顽化政权，造成白色恐怖，对我边区斗争破坏极大。这期间，我们虽然也开展了政治攻势，开展了“红黑点运动”，瓦解土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说，可争取的面不如反“清乡”时广泛。

其次，两者目的不同。我们反“清乡”斗争是从江南开始的，其实质就是要打破敌人的伪化，打破其保甲统治政策，保护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而解放战争的主要目的和根本保证就是土改，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保卫胜利果实，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必然触动地主富农的既得利益，造成与我们的尖锐对立，这也是土顽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原因。

另外，九分区与苏北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多一少的区别。即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多，和平幻想思想少。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苏中战役之前，全国和平民主空气很浓，如和平谈判、双十协定、军事调处、整编军队等，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国民党争取时间调兵遣将的烟幕。但在我沿江地区，国民党谈谈打打，先后侵